

大字圈
點註釋

三十六子全書

韓非子卷第八

說林下第二十三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觀第二十九

說林下第二十三

伯樂教二人相蹠馬。相與之簡子廐觀馬。一人舉蹠馬。其一人舉蹠馬。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蹠。此自以為失相。其一人子非失相也。此其為馬也。踠肩而腫膝。夫蹠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巧於相蹠馬。而拙於任在腫膝。而不任拙於腫膝。夫事有所必歸。而以有所腫膝而不任。智者之所獨知也。惠子曰。置猿於柙中。則與豚同。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衛將軍文子見曹子。曹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於奧。文子謂其御曰。曹子。愚人也哉。以我為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為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曹子不倖命也。烏有朋朋者。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其羽而飲之。人之所有飲不足。

者不可不索其羽也。

鱸似蛇蠶似蠟。人見蛇則驚駭。見蠟則毛起。漁者持鱸。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為責諸。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驚馬。千里之馬。時一其利。緩驚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

桓赫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為其不可復者也。則事寡敗矣。

崇侯惡來。知不適紂之誅也。而不見武王之滅之也。比干子胥。知其君之必亡也。而不知身之死也。故曰崇侯惡來。知心而不知事。比干子胥。知事而不知心。聖人其備矣。

宋太宰貴而主斷。季子將見宋君。梁子聞之曰。語必可與太宰三坐乎。不然將不免。季子因說以貴主而輕國。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楊布怒。將擊之。楊朱曰。子毋擊也。子亦猶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黑而來。子豈能毋怪哉。

惠子曰。羿執鞅持杆。操弓闕機。越人爭為持的。弱子杆弓。慈母入室開戶。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

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答曰。水之以涯。其無水者也。以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於足而亡其富之涯乎。

宋之富貴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毀之。負其百金而理其毀瑕。得千溢焉。事有舉之而有敗。而賢其毋舉之者。負之時也。

有欲以御見荆王者。眾駟如之。因曰。臣能擻鹿見王。王為御不及。鹿自御及之。王善其御也。乃言眾駟如之。

荆令公子將伐陳。丈人送之曰。晉彊不可不慎也。公子曰。丈人奚憂。吾為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吾方廬陳南門之外。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句踐也。為人之如是其易也。已。獨何為密密十年難乎。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家人藏其皮冠。夫棄天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

三虱相與訟。一虱過之曰。訟者奚說。三虱曰。爭肥饒之地。一虱曰。若亦不患臘之至。

而茅之燥耳。若又奚患於是。乃相與聚噉其母而食之。彘臠。人乃弗殺。

蟲有就者。

或作虺

一身兩口。爭相齧也。遂相殺。因自殺。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皆虺

類也。

宮有室。器有滌。則潔矣。行身亦然。無滌室之地。則寡非矣。公子糾將為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為亂。乃使魯人殺之。

公孫弘斷髮而為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絕之曰。吾不與子為昆弟矣。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為人用兵。我將謂子何。周南之戰。公孫喜死焉。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遂去之。故曰勿之矣。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絜哉。民性有恒。曲為曲。直為直。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魯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珮。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

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周趨謂宮他曰。為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事王。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公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公為有魏也。必因公。是公有齊也。因以有齊魏矣。

白圭謂宋令尹曰。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今君少主也。而務名。不如令荆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相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弑君。小白先入為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養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表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

荆王伐吳。吳使沮衛慶融犒於荆師。而將軍曰。縛之。殺以釁鼓。問之曰。汝來卜乎。答曰。卜吉。荆人曰。今荆將欲女釁鼓。其何也。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人來也。固視將軍怒。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

國之卜。非為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殺也。

知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鑄大鐘。遺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說。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卒以隨之。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枝因斷轂而驅。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亡矣。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荆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分吳。荆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尅。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以賂之。

荆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吳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韓趙相與為難。韓子索兵於魏。曰。願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索兵攻韓。文侯曰。寡人於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

以構於己。乃皆朝魏。

齊伐魯。索饒鼎。魯以其雁往。齊人曰雁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信。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韓咎立為君。未定也。弟在周。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暴毋恢曰。不若以車百乘送之。得立。因曰為戒。不立。則曰來效賊也。

靖郭君曰。將城薛。客多以諫者。靖郭君謂謁者曰。毋為客通。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過三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聞其說。客曰。臣不敢以死為戲。靖郭君曰。願為寡人言之。答曰。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絰也。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海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為。君失齊。雖隆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靖郭君曰善。乃輟不城薛。

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平公曰何也。對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惡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

禁之。我曰：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得荆。若彼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曰：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曰：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荆王大說，以鍊金百鎰遺晉。

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逆者。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沈之。鄭人有一子將宦，謂其家曰：必築壞牆，是不善人將竊。其巷人亦云。不時築而人果竊之，以其子為智。以巷人告者為盜。

觀行第二十四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彊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眾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貪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

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為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聖賢之撲淺深矣。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己。明於堯不能獨成。烏獲不能自舉。賁育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

安危第二十五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隨善惡。三曰死生隨法度。四曰有賢不肖而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七曰有信而無詐。

危道一曰斷削於繩之內。二曰斷割於法之外。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危人於所安。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則人失其所以樂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不重死。則令不行也。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為是。愛身於為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常立。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饑而食。寒

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於竹帛。其道順。故後世服令。使人去饑寒。雖責育不能行。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強勇之所不能行。則上不能安。上以無厭責已盡。則下對無有。則輕法。法所以為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聞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

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盡如此。干。盡如此。干。則上不失。下不亡。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盡如此。干。故國不得一安。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不可行於齊民。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強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眾寡。故齊萬乘也。而名實不稱。上空虛於國內。不充滿於名實。故臣得奪主。殺天子也。而無是非。賞於無功。使讒諛以詐偽為貴。誅於無罪。使偃以天性剖背。以詐偽。是。天性為非。小得勝大。

明主堅內。故不外失。失之近正。不亡於遠者。無有。故周之奪殷也。拾遺於庭。使殷不遺於朝。則周不敢望秋毫於境。而況敢易位乎。

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臨之而法。去之而思。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遺行。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能立道於往名古。而垂德於萬世者。之謂明主。

守道第二十六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必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而願為賁育。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以死子胥之節。用力者為任鄙。戰如賁育。中為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則身不全。賁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

明主之守禁也。賁育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害於其所不能取。故能禁賁育之

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慮邪者反正大勇慮巨盜貞平則天下公平而齊民之情正矣

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耳可也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強不得侵弱眾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微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故天下無邪羿巧於失廢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壽而盜跖止如此故圖不載宰子不舉六卿書不著子胥不明夫差孫吳之略廢盜跖之心伏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而無瞋目切齒傾取之患人臣垂拱金城之內而無扼腕聚脣嗟惜之禍服虎而不以桺禁姦而不以法塞偽而不以符此責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桺非所以備寵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避曹史也所以庸主能止盜跖也為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眾人不相謾也不獨特比干之死節不幸亂臣之無詐也恃怯之所能服握庸主之所易守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為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如此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明於尊位必賞故能使人盡力於權衡死節於官職

通責育之情。不以死易生。惑於盜跖之貪。不以財易身。則守國之道畢備矣。

用人第二十七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馬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訟。爭訟止。技長立。則彊弱不敵。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

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繭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明主立可為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不見子胥之禍。不肖者少罪。而不見偃剖背。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君人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之。一難知之。如此則怒積

於上而怨積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明主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為。故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動。隨繩而斷。因攢而縫。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之誅。故上君明而少怒。下盡忠而少罪。

聞之曰。舉事無患者。堯不得也。而世未嘗無事也。君人者。不輕爵祿。不易富貴。不可與救危國。故明主厲廉恥。招仁義。昔者介子推無爵祿。而義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結其德。書圖著其名。人主樂乎使人以公盡力。而苦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乎以一負二。謂一身兩役也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上下之利莫長於此。不察私門之內。輕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細過。長侮偷快。長輕侮人偷取一時之快也數以德追禍。禍賊當誅而反以德報之也是斷手而續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患。人主立難為而罪不及。則私怨立。人臣失所長而奉難給。則伏怨結。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喜則譽小人。賢不肖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主。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魯人。則燕不用而魯不附。見憎不能盡力。而務功。魯見說而不能離死命。而親他主。如此則人臣為隙穴。而人主獨立以隙穴之臣。而事獨立。

之主。此之謂危殆。

釋儀的而妄發。雖中小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姦人不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有刑法而死無螫毒。故姦人服。發矢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羿復立。如此則上無殷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德極萬世矣。夫人主不塞隙穴。而勞力於赭室。暴雨疾風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不謹蕭牆之患。而固金城於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旦起。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國。溺者。如此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功名第二十八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則臨十仞之谿。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為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鎗銖失船則沉。非千金輕鎗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故安。眾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主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持而成。形影相應而立。故臣主同欲而異使。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曰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技若事。事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於事。立功者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賢者也。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世。則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眾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如此故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而日月之明。久著於天地。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

大體第二十九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